



对手戏

谈“儿媳”

我跟殷桃的对手戏比较多，很多戏都是我躺在床上，看着她坐在那儿，有时候等工作人员调机位，调光，我就看着她说，你真的太美了，你就是娟儿。她坐在那儿，脖子长长的，能感受到她心里面静静的，她的美是那种溢出来的美。我每次都特别喜欢看她，我说你像个小绢人，她说妈妈什么是小绢人，我说就是过去工艺品厂，穿着民族服装的小娃娃。后来拍完戏临走的时候，我就送了她一套，我说你看这小绢人像不像你，大大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特别美，在我心里她就是郑娟。

谈“老伴”

我跟丁勇岱老师认识很久了，在我12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了他。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在内蒙古话剧院工作，内蒙古话剧院团给内蒙古艺术学院招了一个团代班，丁勇岱老师是他们那个班的。那个班开始招生的时候我11、12岁，他们也不大，也就20岁上下。他们上课、排戏，我老跟在他们屁股后边看，一直到后来他们毕业，丁勇岱老师留在内蒙古话剧院。我妈妈是编剧，我爸爸是导演，我妈妈写的好多戏都是他主演的，我妈也说丁勇岱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我们内蒙古话剧院的台柱。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合作过，一直到这次《人世间》，他说哎呀，咱俩怎么一上来就演老伴。

谈自己

我16岁离开内蒙古。那个时候内蒙古的冬天特别冷，夏天风沙又大。过去那些经历，当时并不觉得有多特别，但是回望一下，真的特别美好。我跟我女儿也经常说，你现在觉得不是太美好的事情，等你十年二十年后再回望，都觉得是美好的，任何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，我们都要珍惜。

我记得小时候我不太爱学数理化，有一次上化学课我就逃学了，跑到一片树林里，躺在草地上，看天上云的变化。后来被老师告诉家长了，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上课，我说太枯燥了，我学不进去，还有就是耽误我看云。我妈妈是作家，特别能理解我，因此她懂，看云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心怀整个宇宙。我的故乡云特别美，瞬息万变，我觉得像是看到整个世界。所以我觉得我身上这种宽厚，包括我能够注入到母亲身上那种美好，都是那个时候留给我的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“萨日娜把母亲那种温柔朴实演得入木三分”“看到萨老师，就像在看自己妈妈一样”……在刚刚落幕的热播剧《人世间》中，周家母亲李素华一角被萨日娜演绎得亲切而动人，无论是对三个儿女的牵挂，还是与老伴风雨一生的携手，都令观众频频落泪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萨日娜坦言，拍摄《人世间》是一次特别愉快的创作过程，她全身心投入，一个镜头都没有怠慢过。“十几年前拍《闯关东》就是这种感受，之后我总想着能不能再一次达到那种美好而忘我的状态，直到《人世间》。”

《人世间》中“周妈”扮演者萨日娜接受专访

不改温暖形象 愿意再演妈妈

●从26岁开始演妈妈越演空间越小

记者：您加入这部戏是什么样的契机？

萨日娜：我跟李路导演以前认识，他拍《人民的名义》邀请过我，但我那时候没有时间，就错过了。一直到《人世间》，他在弄剧本的时候就跟我打过招呼，希望我能看看原著。我很快看完了小说，非常非常震撼，能够在这样一部作品里扮演其中一个人物，真的很荣幸。拿到剧本是在去年一月，二月进组，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创作。

记者：李素华这个人物，您在看原著的时候有什么感受？

萨日娜：其实原著里的妈妈比现在的戏份更多一些。她以前是街道积极分子，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很懂道理，办事风风火火。剧本里隐去了这些，那我就演出妈妈的那种温暖就好。其实我的戏量并不是很多，大概

220多场戏，有一部分是躺在床上的，还有一部分是糊涂的，实际上没有太多参与整个剧情的跌宕变化，但她又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。

记者：您演过很多妈妈，都是这样平凡而温暖的，但您每一次还要演出其中的不同，这挺难的吧？

萨日娜：非常难。其实我从26岁开始演妈妈，演了这么多，越演给我的空间就越小，因为妈妈的共性已经占掉了一大部分，包括她的爱、温暖、慈祥，实际上留下的那一部分只是她的个性，她表达爱的方式不同。李素华这个妈妈跟其他的都不一样，当时就是希望把她做到更加的现实，更像一个所有观众能够看到的邻居的妈妈，或者是谁谁谁的奶奶，让她能够深入到每个人的记忆当中。

我在追剧时，看到我们过年那一

场戏，有弹幕说“我怎么觉得像是纪录片”，那一瞬间真的让我觉得，我对这个人物的努力表达让观众感受到了，特别开心。还有好多观众说“一下子就想起小时候，我要回去看我妈妈”，这就是做演员最幸福的时候了。

记者：这部戏里是不是也有您对您母亲那一代人的还原和理解？

萨日娜：对，确实有。我们第一次进内景拍戏的时候，一进房子就惊到了，屋子里生火的炉子、炉筒上面接烟油的小罐子、炕上的小桌子……这些细节做到了极致，让我一下子就回到小时候。雷佳音说过，他演这个戏就是想向爸爸致敬，我觉得致敬的不仅仅是那一代人，而是新中国建立之后，一代又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和付出，他们很温暖、很善良，他们身上有那么多闪光的东西。

●给女儿织的红毛衣象征着血脉相连

记者：对这三个孩子，李素华有没有偏爱？您是怎样考虑的？

萨日娜：虽然妈妈对每个孩子都爱，但还是稍微有一点偏爱。她对老大秉义好归好，但是到后面实际上是敬着的，因为他和妈妈距离很远，位置太高了，有一场戏里，她确实是把秉义给忘了。到最后，妈妈记住的就是郑娟和她的小儿子秉昆，记住他的是爸爸。

她对女儿的感情，这个戏里展示的很少。我在读剧本的时候，也觉得周蓉跟母亲的情感有一些缺失，就建议加上了红毛衣这个情节。有一段台

词，妈妈已经忘了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了，但还一直记着每年给女儿织红毛衣。说出来以后，宋佳也说，“哎呀，这太扎心了。”为什么用红毛衣？我希望它有一种象征意义，无论女儿走到哪里，和母亲都是血脉相连的。后来在母亲的葬礼上，女儿穿上了红毛衣，这也是我跟导演和宋佳商量过的。

记者：周父周母去世的那场戏，贡献了全剧最大的泪点，拍摄现场是怎样的？

萨日娜：当时拍了整整一天，孩子们哭了一天。殷桃上来一抱，“妈，你不要我们了吗”，我的眼泪差点下来，

但是我还不能动。这场戏剪出来我们就在现场看，谁看谁哭，我哭得心脏疼。后来导演还拿掉了一些扎心的细节，就是怕观众受不了。

记者：您怎么理解周父周母这一代人的爱情？

萨日娜：周志刚和李素华之间的爱情体现了那个年代对爱的承诺和坚守。周志刚是三线建设工人，常年不在家，夫妻俩聚少离多，所以他们的爱情真的是珍惜到每一分每一秒，弥足珍贵。所以我在处理时，李素华有时候还带有点少女一般的娇羞，思念虽然是很苦的，但是也很甜。

●演好“国民妈妈”是一种责任

记者：您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演妈妈，最开始介不介意？

萨日娜：真的没有任何介意，因为做演员就是这样，你能演什么样的人物，就去演什么样的人物。我演第一个老太太还不是在电视剧里，是在毕业大戏里。当时我才20岁，是我们班最小的那个时候有点介意，老师说我要锻炼一下。后来我也想，无论让我演什么，无论给我角色大小，戏份多少，我都会认认真真把她演好，永远以最佳状态呈现给观众。

记者：您的“国民妈妈”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了，还想有新的尝试或突破

吗？

萨日娜：别人问过我，我也想过，作为演员我可以去突破，演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但是我觉得我身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份责任，当我演完这么多妈妈之后，很多观众反馈都说，“萨老师，您就像我们自己的妈妈一样，看到您就觉得特别温暖”。如果我去破坏这种形象，破坏这种美好，有点得不偿失，所以我愿意去演妈妈，誓将妈妈的温暖形象进行到底。

记者：您在生活中是慈母还是严母呢？

萨日娜：都有一些，因为角色和人

物是互相成就的嘛。我一直说，我这个妈妈没有剧本，我是第一次当妈妈，我女儿也是第一次当我的女儿，所以一切也是在摸索过程当中。幸运的在于，我演了这么多妈妈，从这些妈妈身上汲取了太多的营养，可以让我做得更好。

记者：您女儿有没有看这部剧？

萨日娜：她看了。作为一个00后，她说了这样一句评价，“这个戏无论是在影像、讲故事的方式，还是在表演上，都超过了太多美剧和英剧。”这是女儿给我最大的褒奖。

●《人世间》承载着主创的家国之爱

记者：这部剧展示了中国社会50年来的变迁，时代的变化其实影响着每一个人，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会？

萨日娜：我是1985年考的大学，如果之前没有恢复高考，我是不可能去上海读书的，也不可能到北京，大家也不会知道我这样一个演员的存在。时代给予我们很多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才华向众人展示。

记者：《人世间》获得了收视和口

碑的双赢，您认为它成功的密码在哪里？

萨日娜：首先原著就很伟大，是一部平民史诗，写出了中国人的真情、温暖，也有生活的苦难、残酷，还有中国人面对苦难那种坚韧的态度。李路导演非常有智慧，他希望把每一部电视剧都做成一种文化现象，这部剧带着观众回望历史，就是提醒大家要珍惜当下。

我们的制作团队也都是在业内响当当的人物，所以观众看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电视剧的呈现，而是用电影的语言在讲故事，踏踏实实，娓娓道来，像生活一般缓缓流淌到观众的心里去。这部戏作为一个载体，也表达了我们对国家的热爱，对人民的敬畏。所有的元素加在一起，才能够有今天的《人世间》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